

裨海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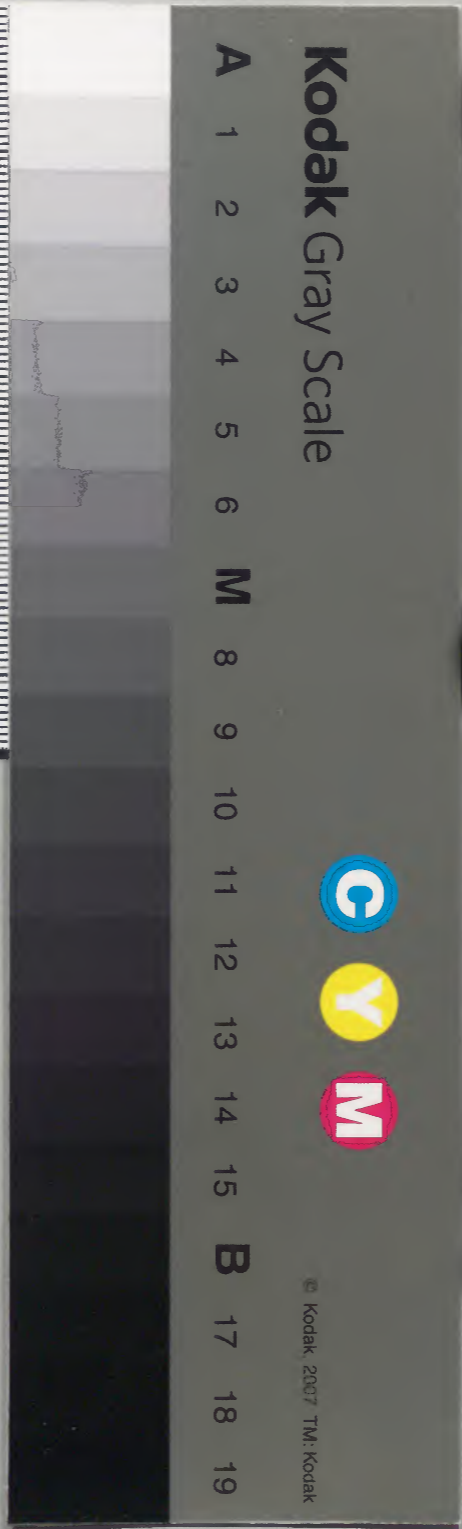
老學庵筆記

七之十

類	號	函	架	冊
漢書門	三一五七	四一	一三	一〇〇

內閣文庫	漢書
三〇〇冊	三一五七號
二〇架	一〇〇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50)
函號	370. 44



老學庵筆記卷之七

宋山陰陸務觀著

明會稽商濬校

熙寧癸丑華山阜頭峯崩峯下一嶺一谷居民甚衆

皆晏然不聞乃越四十里外平川土石雜下如簌

揚七社民家壓死者幾萬人壞田七八千頃固可

異矣紹興間嚴州大水壽昌縣有一小山高八九

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四傍草木廬舍比水退皆

不壞則此山殆空行而過也

韓魏公家不食蔬以脯醢當蔬盤度亦始於近時耳

曾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少指端一節外甥亦或
然或云襄陽魏道輔家世指少一節道輔之姊嫁
子宣故子孫肖其外氏

故都殘暑不過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饌享先織
竹作盆盎狀貯紙錢承以一竹焚之視盆倒所向
以占氣候謂向北則冬寒向南則冬溫向東西則
寒溫得中謂之孟蘭盆蓋俚俗老媪輩之言也又
每云孟蘭盆倒則寒來矣晏元獻詩云紅白薇英
落米黃槿豔殘家人愁溽暑計日望孟蘭蓋亦戲

迷俗語耳

歐陽公謫夷陵時詩云江上孤峯蔽綠蘿縣樓終日
對蒼莪蓋夷陵縣治下臨峽江名綠蘿溪自此上
泝卽上牢關皆山水清絕處孤峯者卽甘泉寺山
有孝女泉及祠在萬竹間亦幽邃可喜峽人歲時
遊觀頗盛予入蜀往來皆過之韓子蒼舍人泰興
縣道中詩云縣郭連青竹人家蔽綠蘿似因歐公
之句而失之此詩蓋子蒼少作故不審云

秦會之跋後山集謂曾南豐修英宗實錄辟陳無已

大學府集言 卷之十
為屬孫仲益書數百字詆之以為無此事南豐雖嘗預修英宗實錄未久即去且南豐自為吏屬烏有辟官之理又無已元祐中方自布衣命官故仲益之辨人多是之然以予考其實則二公俱失也南豐元豐中還朝被命獨修五朝史實許辟其屬遂請秀州宗德縣令邢恕為之用選人已非故事特從其請而南豐又援經義局辟布衣徐禧例乞無已檢討廟堂尤難之會南豐上太祖紀敘論不合上意修五朝史之意寢緩未幾南豐以憂去遂已會之但誤以五朝史為英宗實錄耳至其言辟無已事則實有之不可謂無也

學士院移文三省各咨報都司移文六曹名刺

前代夜五更至黎明而終本朝外廷及外郡悉用此制惟禁中未明前十刻更終謂之待旦益更終則上御盥櫛以俟明出御朝也祖宗勤於政事如此予兒時見宋修撰輝為先君言某艱難中以轉餉至行在時方避虜海道上大喜令除待制呂相元直雅不相樂乃曰宋輝係直龍圖閣便除待制太超

躡欲且與修撰與待制亦只爭一等候更有勞除
待制不晚遂除祕撰宋公言之太息曰此某命也
頃予被命修高帝聖政及實錄見日曆所載實有
此事自昔大臣以私意害人此其小小者耳

高廟駐蹕臨安艱難中每出猶鋪沙藉路謂之黃道
以三衙兵爲之紹興末內禪駕過新宮猶設黃道
如平時明日壽皇出卽徹去遂不復用

族伯父彥遠言少時識仲殊長老東坡爲作安州老
人食蜜歌者一日與數客過之所食皆蜜也豆腐

麪筋牛乳之類皆清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筋惟東
坡性亦酷嗜蜜能與之共飽崇寧中忽上堂辭衆
是夕閉方丈門自縊死及火化舍利五色不可勝
計鄒忠公爲作詩云逆行天莫測雉作瀆中經漚
滅風前質蓮開火後形鉢盂殘蜜白爐篆冷煙青
空有誰家曲人間得細聽彥遠又云殊少爲士人
遊蕩不羈爲妻投毒燹中幾死啖蜜而解醫言
復食肉則毒發不可復療遂棄家爲浮屠鄒公所
謂誰家曲者謂其雅工於樂府詞猶有不羈餘習

也

吳元獻為藩郡率十許日乃一出廳僚吏旅揖而已
有欲論事率因親校轉白校復傳可否以出遂退
呂正獻作相及平章軍國事時於便坐接客初惟
一揖即端坐自若雖從官亦以次起白及退復起
一揖未嘗離席蓋祖宗時相輔之尊嚴如此時亦
不以為非也

東坡詩云大弔一弛何緣鼓已覺翻翻不受檠考工
記弓人寒奠體注曰奠讀為定至冬膠堅內之檠

中定往來體釋文檠音景前漢蘇武傳武能網紡
繳檠弓弩顏師古曰檠謂輔正弓弩音檠又巨京
反東坡作平聲押益用漢書注也

豐相之於舒信道鄒至完於呂望之其為人似不類
然相與皆厚甚不鄉里及同僚故也相之為中司
時猶力薦信道至完元符中進用則實由望之薦
也及以直諫遠竄望之坐薦非其人禡官謝表云
臣之與浩實匪素交以其嘗備學校之選於先朝
能陳詩賦之非於元祐比緣薦士遂取充員豈期

螻螳之微自速雷霆之譴其敘陳終不以至完爲
非亦不易矣

宋白集有賜諸道節度觀察防團刺史知州已下賀
登極進奉詔書云朕仰承先訓繼嗣丕基眷命曆
之有歸想寰區之同慶卿輟由俸祿恭備貢輸遙
陳稱賀之誠知乃盡忠之節省覽嘉歎再三在懷
實真廟登極時詔書也乃知是時貢物皆守臣以
俸祿自備今旣以庫金爲貢而推恩則如故可謂
厚恩矣

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旣受之則設席望
其家遙拜其父祖乃就坐先君尚行之

前輩置酒領客終席不禡帶毛達可守京口時尚如
此後稍廢然猶以冠帶勸酌後又不講紹興末胡
邦衡還朝每與客飲至勸酒必冠帶再拜朝士皆
笑其異衆然邦衡名重行之自若

元豐七年秋宴神廟舉御觴示丞相王岐公以下忽
暴得風疾手弱觴測餘酒霑汗御袍是時京師方
盛歌側金盞皇城司中官以爲不祥有歌者輒收

繫之由是遂絕先楚公進裕陵挽詞有云輅從元朔朝時破花是高秋宴後萋二句皆當時實事也天聖明道間京師盛歌一曲曰曹門高未幾慈聖太后受冊中宮人以為驗矣其後宣仁與慈聖皆垂箔攝政而宣仁實慈聖之甥以故選配英廟則徵兆之意若曰曹門之高當相繼而起也何其神哉趙相挺之使虜方盛寒在殿上虜主忽顧挺之耳愕然急呼小胡指示之盃闔也俄持一小玉合子至合中有藥色正黃塗挺之兩耳周匝而去其熟如火既出殿門主客者揖賀曰大使耳若用藥遲且拆裂缺落甚則全耳皆墮而無血扣其玉合中藥為何物乃不肯言但云此藥市中亦有之價甚貴方七直錢數千某輩早朝遇極寒即塗少許吏卒輩則別有藥以孤溺調塗之亦效

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虜主宗真問曰如何收其心曰歛於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惟恐不為北朝人矣虜主曰如國

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閱兵以脅之南朝重於割地必求增歲幣我說不得已受之俟得幣則以其數對減民賦可也宋真大以爲然卒用其策得增幣而它大臣背約纔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固已喜及洪基嗣立木符爲相復請用元議洪基亦仁厚遂盡用銀絹二十萬之數減燕雲租賦故其後虜政雖亂而人心不離豈可謂虜無人哉

仁宗皇帝慶曆中嘗賜遼使劉木符飛白書八字曰南北兩朝永通和好會木符知貢舉乃以兩朝永通和好爲賦題而以南北兩朝永通和好爲韻云出南朝皇帝御飛白書木符益爲虜畫策增歲賂者然其尊戴中國尚如此則盟好中絕誠可惜也王荆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爲滕屠鄭酷然二公資豪邁殊不病其言毅夫爲內相一日送客出郊過朱亥冢俗謂之屠兒原者作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交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槌陋却是屠酷解報恩

予幼歲侍先君避亂東陽山中有北僧年五十餘慙
朴無能自言沈相義倫裔孫携遺像及告身詔敕
甚備且云義倫之後惟已獨存欲訴於朝求官還
俗不知竟何往也

詩正義曰絡繹鳴嬾嬾驚宋子京秋夜詩云西風已
飄上林葉北斗直掛建章城人間底事最堪恨絡
繹啼時無嬾驚其妙於用事如此

孫少述一字正之與王荆公交最厚故荆公別少述
詩云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有幾人又云子

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其相與如此及
荆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人謂兩公之交遂睽故
東坡詩云蔣濟謂能來阮籍薛宣真欲吏朱雲劉
舍人貢父詩云不負興公遂初賦更傳中散絕交
書然少述初不以爲意也及荆公再罷相歸過高
沙少述適在焉亟往造之少述出見惟相勞苦及
弔元澤之喪兩公皆自忘其窮達遂留荆公置酒
共飯劇談經學抵暮乃散荆公曰退卽解舟無由
再見少述曰如此更不去奉謝矣然惘惘各有惜

別之色人然後知兩公之未易測也

杻僧思聰東坡爲作字說者大觀政和間挾琴遊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爲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曰試誦北山移爲我招琴聰詩至已無及矣參寥政和中老矣亦還俗而死然不知其故

陶淵明遊斜川詩自叙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辛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

夏文莊初謚文正劉原父持以爲不可至曰天下謂竦邪而陛下謚之正遂改今謚宋子京作祭文乃曰惟公溫厚粹深天與其正蓋謂夏公之正天與之而人不與當時自有此一種議論故張文定甚惡石徂徠詆之甚力目爲狂生東坡議學校貢舉狀云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其言亦有自來歐公作王洙原叔參政墓誌曰夏竦卒天子以東官恩賜謚文獻洙爲知制誥封還曰此僖祖謚也於是太常更謚

文莊與宅書異

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字書皆有之參正是三字或讀作七南反耳柒字晉唐人書或作漆亦取其同音也

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爲金坤又爲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云題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經義豈當上請諸生曰若公試固不敢今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爲講解大槩諸生徐出監本復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

坤爲釜也教授皇恐乃謝曰某當罰卽輸罰改題而止然其後亦至通顯

老杜哀江頭云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言方皇惑避死之際欲往城南乃不能記孰爲南北也然荆公集句兩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爲舛誤或以爲改定皆非也蓋所傳本偶不同而意則一也北人謂向爲望謂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惑避死不能記南北之意

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氏言諸晁讀杜詩穉子也能

夫賒人晚來幽獨恐傷神也字恐字皆作去聲讀

蜀人石者公言蘇黃門嘗語其姪孫在庭少卿曰哀
江頭卽長恨歌也長恨冗而凡哀江頭簡而高在
庭曰常武與栢二詩皆言用兵而繁簡不同蓋此
意乎黃門搥手曰不然

姓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曰但中庸是也一
日朝士同觀報狀見嶺南郡守以不法被劾朝旨
命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輒歎曰此郡守必是權貴
所主問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須痛治此乃令

但中庸根勘卽是有力可知同坐者無不掩口其
人悻然作色曰掘直宜爲諸公所笑竟不悟而去
今人解杜詩但尋出處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
如岳陽樓詩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
拆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
山北憑軒涕泗流此豈可以出處求哉縱使字字
尋得出處去少陵之意益遠矣蓋後人元不知杜
詩所以妙絕古今者在何處但以一字亦有出處
爲工如西崑酬倡集中詩何曾有一字無出處者

便以爲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詩亦未嘗無出處渠自不知若爲之箋注亦字字有出處但不妨其爲惡詩耳

壽皇時禁中供御酒名薔薇露賜大臣酒謂之流香酒分數旋取旨盃酒戶大小已盡察矣

韓魏公聲雌文潞公步碎相者以爲二公若無此二事皆非人臣之相

慶曆中河北道士賈衆妙善相以爲魯魯公脊骨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盃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窮人爵見豫章黃庠手曰左手得龍瓜雖當魁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爲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死

俞秀老紫芝物外高人喜歌謳醉則浩歌不止故荆公贈之詩曰魯山眉宇人不見只有歌辭來向東借問樓前蹋子薦何如雲卧唱松風又云暮年要與君携手處處相煩作好歌不知者以爲賦詩也紫芝之弟清老欲爲僧荆公名之曰紫琳因手簡目之爲琳公然清老卒未嘗祝髮也

臨江蕭氏之祖五代時仕於湖南為將校坐事嘗與其妻亡命馬王捕之甚急將出境會夜阻水不能去匿於人家雷槽中江湖間謂雷為筧天將旦有叩筧語之曰君夫婦速去捕者且至矣因亟去遂得脫卒不知告者何人以為神物乃世世奉祠謂之筧頭神今參政照鄰乃其後也

鬼以道明皇打球圖詩宮殿千門白晝開三郎沉醉打毬回九齡已老韓休死明日應無諫疏來又張果洞詩云怪底君王慙漢武不誅方士守輪臺皆

備論也

歐陽公早朝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李德芻言自昔朝儀未嘗有牙牌報班齊之事予考之實如德芻之說問熟於朝儀者亦惘然以為無有然歐陽公必不誤當更博考舊制也

王荆公所賜玉帶闊十四指號玉抱肚真廟朝趙德明所貢至紹興中王氏猶藏之曾孫奉議郎璠始復進入禁中

舅氏唐居正意文學氣節為一時師表建炎初避兵

武當山中病歿遺文散落無復存者獨滁州漢高
帝廟碑陰尚存今錄於此滁之西曰豐山有漢高
帝廟或云漢諸將追項羽道經此山至今土俗以
五月十七日爲高帝生日遠近畢集薦殺觴焉某
嘗從太守侍郎魯禱雨於廟因讀庭中刻石始知
昔人相傳益以五月十七日爲高帝忌日按漢書
高帝十三年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五月丙寅葬
長陵注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疑五月十七日必其葬日又非
忌日也以曆推之自上元甲子之歲至高帝十二

年四月晦日

是年歲在丙年

凡積一百九十二萬六千二

百六十二年二千三百九十四萬九千五百九十
一月七億七百二十四萬六千八百五日以法除
之筭外得五月朔己酉十七日乙丑則丙寅葬日
乃十八日也班固記漢初北平侯張蒼所有顓帝
曆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故高帝九年六月
乙未晦日食夫日食必於朔而此食於晦則先一
日矣豈非丙寅乃當時十七日乎不然歲月久傳
者失之也遂以告公命書其碑陰紹聖二年五月

日記

劔門關皆石無寸土潼關皆上無拳石雖皆號天下險固要之潼關不若劔門然自秦以來劔門亦屢破矣險之不可恃如此

曾子宣承相元豐間帥慶州未至召還至陝府復還慶州往來潼關夫人魏氏作詩戲丞相曰使君自爲君恩厚不是區區愛華山

南豐曹氏享先用節羹醢鵝剛粥建安陳氏享先用肝串子猪白割血羹肉汁皆世世守之富貴不加貧賤不廢也

蘇子曰晚歲遊許昌賈文元公園作詩云前朝輔相終難得父老咨嗟今亦無益謂方仁祖時士大夫多議文元然自今觀之豈易得哉其感槩如此

老學庵筆記卷七終

老學庵筆記

卷之七

十六

多類文天想自今購之豈易得哉其風梁賦也
蘇漢書父朱谷金今亦無益而式二區執士大夫
悉下曰知熟哉昔曰買文三公園外梅云其陳其賦
貧類不盡也

老學庵筆記卷第八

宋山陰陸務觀著

明會稽商濬校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
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
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
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
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芋
肉蘇文生喫菜羹

蜀人見人物之可誇者則曰嗚呼可鄙者則曰噫嘻

秦丞相晚年權尤重常有數卒皂衣持挺立府門外
行路過者稍顧視聲歎皆呵止之嘗病告一二日
執政獨對既不敢它語惟盛推秦公勲業而已明
日入堂忽問曰聞昨日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
惟誦太師先生勲德曠世所無語終卽退實無它
言秦公嘻笑曰甚荷益已嗾言事官上章執政甫
歸閤子彈章副本已至矣其伎刻如此

興元城固縣產礮石不可勝計與凡土石無異雖數
十百檐亦可立取然其性酷烈有大毒非置瓦窰
中煨三過不可用然猶動能害人尤非它金石之
比千金有一方用礮石輔以乾薑烏頭之類名曰
奴露宿丹其酷烈可想見也

陰平在今文州有橋曰陰平淳熙初爲郡守者大書
立石於橋下曰都艾取蜀路過者笑之

建炎三年春車駕倉卒南渡駐驛于杭有侍臣召對
者旣對所陳劄子首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錢塘岳相願浩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
淳熙中黃河決入汴梁宋聞謹言謂之天水來天水

國姓也遺民以為國家恢復之兆

史魏公自少保大傅而至太師中間近三十年福壽

康寧本朝一人而已文潞公自司空四轉蔡太師

自司空三轉秦太師自少保兩轉而已

鄭康成自為書戒子益恩其末曰若忽忘不識亦已

焉哉此正孟子所謂父子之間不責善也益不責

善非不示以善也不責其必從耳陶淵明命子詩

曰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用康

成語也

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出勅其勅字皆平正渾厚元

豐後勅出尚書省亦然崇寧間蔡京臨平寺額作

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始効之相誇尚謂之司

空勅亦曰蔡家勅益妖言也京敗言者數其朝京

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類偶不及蔡家勅故至今

勅字蔡體尚在

東坡海外詩云夢中時見作詩孫初不解在蜀見蘇

山藏公墨迹疊韻竹詩後題云寄作詩孫符乃知

此句為仲虎發也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俊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東坡牡丹詩云一朵妖紅翠欲流初不曉翠欲流為何語及遊成都過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紅紫鋪問土人乃知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東坡益用鄉語云蜀人又謂糊窻為泥窻花藥夫人宮詞云紅錦泥窻透四廊非曾遊蜀亦所不解

東坡先生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為小官得之以示歐陽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公以為皆偶忘之然亦大稱歎初欲以為鬼終以此不果及揭牒見東坡姓名始謂聖俞曰此必有所據更恨吾輩不能記耳及謁謝首問之東坡亦對曰何須出處乃與聖俞語合公賞其豪邁太息不已

宋白尚書詩云風驟墜地欲成塵春鏤南宮入試頻三百俊才衣似雪可憐無個解詩人又云對花莫



道渾無過。自爲常人舉好詩。大抵宋詩雖多疵類。而語意絕有警拔者。故其自負如此。

印樂天詩云。四十看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本朝太宗時。宋太素尚書。自翰苑謫鄜州行軍司馬。有詩云。鄜州軍司馬也。好畫爲屏。又云。官爲軍司馬。身是謫僊人。蓋此音司字作入聲讀。

故事謫散官。雖別駕司馬皆封賜。如故故宋尚書在。鄜時詩云。經時不巾櫛。慵更佩金魚。東坡先生在。儻耳亦云。鶴鬚驚全白。犀圖尚半紅。是也。至司戶參軍。則奪封賜。故世傳寇萊公謫雷州。借錄事參軍。綠袍拜命。袍短纔至膝。又予少時見王性之。曾夫人言。曾丞相謫廉州司戶。亦借其姪綠袍拜命云。

紹興十六七年。李莊簡公在藤州。以書寄先生。有曰。某人汲汲求少艾。求而得之。自謂得計。今成一聚。枯骨世尊出來也。救他不得。丁聚、枯骨、出神、僊傳。老子篇某人者。前執政留守金陵。暴得疾卒。故云。

張邦昌既死有旨月賜其家錢十萬於所在州勘支
曾文清公爲廣東漕取其券繳奏曰邦昌在古法
當族誅今貸與之生足矣乃加橫恩如此不知朝
廷何以待伏節死事之家詔自今勿與予銘文清
墓載此事甚詳及刻石其家乃削去至今以爲恨
韓魏公罷政以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
公累章牢辭至以爲恐開大臣希望僭忒之階遂
改淮南節元豐間文潞公亦加兩鎮引魏公事辭
卒亦不拜紹興中張俊韓世忠乃以捍虜有功拜
兩鎮俄又加三鎮二人皆武人不知辭當士大夫
爲之語曰若加一鎮卽爲四鎮如朱全忠矣柰
何

大駕初駐驛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又創
立官府扁榜一新好事者取以爲對曰鈴轄諸道
進奏院詳定一司勅令所王防禦契聖眼科陸官
人遺僊風藥乾濕脚氣四斤丸偏正頭風一字散
三朝御褰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大丞東京石朝議
女婿樂駐泊藥鋪西蜀費先生外甥寇保義卦肆

如此凡數十聯不能盡記

高廟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何必以眼
爲貴耶晁以道藏硯必取玉斗椽喜其受墨瀋多
也每日硯若無池受墨則墨亦不必磨筆亦不須
墨惟可作枕耳

呂吉甫問客蘇子瞻文詞似何人客揣摩其意荅之
曰似蘇秦張儀呂笑曰秦之文高矣儀固不能望
子瞻亦不能也徐自誦其表語云面折馬光於講
筵廷辨韓琦之奏疏甚有自得之色客不敢問而

退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住與歲除夜爲
對益闌音也予讀太平廣記二百四十卷有盧項
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
之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
住者冬除也陳氏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老杜寄薛三郎中詩云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曠東
坡送喬全詩云上山如飛曠人扶皆言老人也益
老人諱老故爾若少壯者扶與不扶皆可何曠之

有

宣和未有巨商捨三萬緡裝飾泗州普照塔煥然一新
新建炎中商歸湖南至池州大江中一日晨興忽
見一塔十三級浮水上南來金碧照耀而隨波傾
颯若欲倒者商舉家及舟師人人見之皆驚怖誦
佛既漸近有僧出塔下舉手揖曰元是萊塔施主
船淮上方大災大師將塔往海東行化去語未竟
忽大風作塔去如飛遂不見未幾及聞塔廢於火
舒州僧廣勤與商船同行親見之

段成式酉陽雜俎言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
影翻則如此沈存中以謂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
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
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三二尺纖
悉皆具或自天窻中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
推也

唐彦猷硯錄言青州紅絲石硯覆之以匣數日墨色
不乾經夜卽其氣上下蒸濡着於匣中有如雨露
又云紅絲硯必用銀作匣凡石硯若置銀匣中卽

未乾之墨氣蒸上騰其墨乃著盒上久之盒上之
墨復滴硯中亦不必經夜也銅錫皆然而銀尤甚
雖漆匣亦時有之但少耳彥猷貴重紅絲硯以銀
爲匣見其蒸潤而未嘗試它硯也

賀方回狀貌奇醜色青黑而有英氣俗謂之賀免頭
喜校書朱黃未嘗去手詩文皆高不獨攻長短句
也潘邠老贈方回詩云詩束牛腰藏舊藁書訛馬
尾辨新讐有二子曰房曰廩於文房從方廩從回
盒寓父字於二子名也

翟耆年字伯壽父公異參政之子也能清言工篆及
八分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顛老
周彥周 髻着犢鼻禪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彥
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

元祐七年哲廟納后用五月十六日法駕出宣德門
行親迎之禮初道家以五月十六日爲天地合日
夫婦當異寢違犯者必夭死故世以爲忌當時太
史選定乃謂人主與后猶天地也故特用此日將
降詔矣皇太妃持以爲不可上亦疑之宣仁獨以

為此語俗忌耳非典禮所載遂用之其後詔獄既
 興宦者復謂若廢后可弭此禍上意亦不可回矣
 政和以後斜封墨勅盛行乃有以寺監長官視待制
 者大抵皆以非道得之晁叔用以謂視待制可對
 如夫人益為清議貶黜如此又徃徃以特賜金帶
 朝路混淆然猶以舊制不敢坐狨故當時謂橫
 金無狨鞵與閣門舍人等耳

聶山胡直孺同為都司一日過堂從容為蔡京言道
 流之橫京慨然曰君等不知耳淫侈之風日熾姑
 以齋醮少間之不暇計此曹也京之善文過如此
 蔡京賜第宏敞過甚老疾畏寒幕帶不能禦遂至無
 設牀處惟撲水少低間架亦狹乃即撲水下作卧
 室

秦熺作狀元時蔡京親吏高揀猶在謂人曰看他秦
 太師吾主人乃天下至繆漢也揀當蔡氏盛時官
 至拱衛大夫見蔡京傳言月言厚者
 官為橫行是也有王俞者與之同列官亦相等靖
 康間俞停廢揀猶以武功大夫為浙東副總管遂

終其身不復視削議者亦置之或自有由也

沈存中辨雞舌香爲丁香疊疊數百言竟是以意度之惟无翹賈思勰作齊民要術第五卷有合香澤法用雞舌香注云俗人以其似丁子故謂之丁子香此最的確可引之證而存中反不及之以此知博洽之難也

顏延年作靖節徵士誄云徽音遠矣誰箴予闕王荆公用此意作別孫少述詩予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青出於藍者也

先君讀山谷乞猫詩歎其妙是道侍讀在坐指聞道狸奴將數子一句問曰此何謂也先君曰老杜云斲止啼烏將數子恐是其類以道笑曰君果誤矣乞猫詩數字當音色主反數子謂猫狗之屬多非一子故人家初生畜必數之曰生幾子將數子猶言將生子也與杜詩語同而意異以道必有所據先君當時偶不叩之以爲恨

翟公異參政靖康初召爲翰林學士過泗州謁僧伽像見鬚忽涌出長寸許問他人皆不見怪之一僧

在旁曰公雖召還恐不久復出公扣之曰鬚出者須出也果驗

唐人詩中有曰無題者率盃酒狎邪之語以其不可指言故謂之無題非直無題也近歲呂居仁陳去非亦有曰無題者乃與唐人不類或真亡其題或有所避其實失於不深考耳

翟公異參守會稽日命工塑真武像既成熟視曰不似不似即日毀之別塑今告成觀西廡小殿立像是也道士賀仲清在傍親而不敢問

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於江左諸王方其時惟王氏子弟爲之故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諸王何如荅曰見一群白項烏但聞喚啞啞聲卽今喏也

荆公詩云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劉賓客詩云與老無期約到來如等閑韓舍人子蒼取作一聯云推愁不去還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此古句益益工矣

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于杜子美草堂

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
止故最盛於宅時予客蜀數年屢赴此集未嘗不
晴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

明州護聖長老法揚藏其相鄭舍人向所得仁廟東
宮日回賀歲日書稱皇太子某狀用太子左春坊
之印舍人是時猶爲館職也

湯岐公初秉政偶刑寺奏牘有云生人嬾者高廟問
此有法否秦益公云法中有夫婦人與無夫者不
同上素喜岐公顧問曰古亦有之否岐公曰古法

有無臣所不能記然生人婦之語益出三國志杜
畿傳上大驚乃笑曰卿可謂博記矣益公陰忌獨
謂岐公純篤不忍也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
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一
荔支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資政喫荔支請衆客
同喫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
曰資政惡發也却請衆客放下荔支魏公爲一笑
惡發猶云怒也

唐自相輔以下皆謂之京官言官于京師也其長參者曰常參官未常參者曰未常參官國初以常參官預朝謁故謂之升朝官而未預者曰京官元豐官制行以通直郎以上朝預宴坐仍謂之升朝官而接唐制去京官之名凡條制及吏牘止謂之承務郎以上然俗猶謂之京官

唐所謂丞郎謂左右丞六曹侍郎也尚書雖序左右丞上然亦通謂之丞郎猶今言侍從官也俗又謂之兩制指內制而言然非翰苑西掖亦曰兩制正如丞郎之稱契丹僭號有高坐官亦侍從之比坐字本犯御嫌名或謂丞郎為左右丞中書門下侍郎亦非也

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冲齊至德去其殘暴况乎四時之禁毋伐麋卵三驅之禮不取順從益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斯道朕祇膺靈命撫遂群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去綱庶踵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本志自今年正月五月九月

十直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此三長
月斷屠殺之始也唐士大夫如白居易輩蓋有遇
此三齋月杜門謝客專延緇流作佛事者今法至
此月亦減去食牟錢益其遺制

老學庵筆記八卷終

老學庵筆記卷第九

宋山陰陸務觀著

明會稽商濬校

蜀父老言王小幡之亂自言我土鍋村民也豈能霸
一方有李順者孟大王之遺孤初蜀亡有晨興過
摩訶池上者見錦箱錦衾覆一襁褓嬰兒有片紙
在其中書曰國中義士爲我養之人知其出於宮
中因收養焉順是也故蜀人惑而從之未幾小幡
戰死衆推順爲主下令復姓孟及王師傳城城且
破矣順忽飯城中僧數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

亦數千人皆就府治削髮僧衣晡後分東西兩門
出出盡順亦不知所在益自髡而遜矣明日王師
入城捕得一髡士狀頗類順遂誅之而實非也有
帶御器械張舜卿者因奏事密言臣聞順已逸去
所獻首益非也太宗以爲害諸將之功叱出將斬
之已而貸之亦坐免官及真廟天禧初順竟獲於
嶺南初欲誅之於市且令百官賀呂文靖爲知雜
御史以爲不可但卽獄中殺之人始知舜卿所奏
非妄也蜀人又謂順逃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熟
視曰汝有異相當爲百日偏霸之主何自在此汝
宜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數十年壽亦可怪也又云
方順之作有術士折順名曰自一百八日有西川
耳安能久也如期而敗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降爲并州廢舊城從州
於榆次今太原則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舊
城西北三百里亦形勝之地本名故軍又嘗爲唐
明鎮有晉文公廟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帥潘美奏
乞以爲并州從之於是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趾

為州治又徙陽曲縣於三交而榆次復為縣國史
所載頗略方承平時太原為大鎮其興廢人人能
知之故史亦不備書今陷沒幾七年遂有不可詳
者矣

唐小說載有人路逢奔馬入都者問何急如此其人
答曰應不求聞達科本朝天聖中初置賢良方正
等六科許少卿監以上奏舉自應者亦聽俄又置
高蹈丘園科亦許自於所在投狀求試時以為笑
予少時為福州寧德縣主簿提刑樊茂實以職狀

舉予曰有聲於是不求聞達後數月再見之忽問
曰何不來取奏狀予笑答之曰恐不稱舉詞故不
敢茂實亦笑顧書吏促發奏然予竟不投也

成都士大夫家法嚴席冒行范氏自先世貧而未仕
則賣白龍丸一日得官止不復賣城北郭氏賣豉
亦然皆不肯為市井商賈或舉貨營利之事又士
人家子弟無貧富皆着蘆心布衣紅勒帛狹如一
指大稍異此則共嘲笑以為非士流也

周禮蝸氏注云蝸今御所食蛙也漢書霍光傳亦有

丞相擅減宗廟餘菹盡此何等物而漢人以供玉
食及宗廟之薦耶古今事不同如此

真宗御集有苑中賞花詩十首內一首龍柏花李文
饒平泉山居草木記有藍田之龍柏宋子京又有
真珠龍柏詩劉子儀晁以道朱希真亦皆有此作
予長於江南未嘗見也或云本出鄜坊間

舒煥堯文東坡公客建炎中猶在有子爲湖南一縣
尉遇盜堯文年九十矣憂悸得病而卒

陳無已子豐詩亦可喜晁以道集中有謝陳十二郎
詩卷是也建炎中以無已故特命官李鄴守會稽
來從鄴作攝局鄴降虜豐亦被繫纍而去無已之
後遂無在江左者豐亦不知存亡可哀也

劉道原壯與再世藏書甚富壯與死無後書錄於南
康軍官庫後數年胡少汲過南康訪之已散落無
餘矣

行在百官以祠事致齋於僧寺多相與徧遊寺中因
遊傍近園館或齋於道宮亦然按張文昌僧寺宿
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官

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乃知唐齋禁之嚴
如此今律所云非祀事悉禁是也

韓子蒼詩喜用擁字如車騎擁西疇船擁清溪尚一
樽之類出於唐詩人錢起城隅擁歸騎也

政和神霄玉清萬壽宮初止改天寧萬壽觀爲之後
別改宮觀一所不用天寧若州城無宮觀卽改僧
寺俄又不用宮觀止僧寺初通撥賜產千畝已而
豪奪無涯西京以崇德院爲宮據其產一萬二千
畝債舍錢園利錢又在其外三泉縣以不穎州特
置已而凡縣皆改一僧寺爲神霄下院駸駸日張
至宣和末方止

天下神霄皆賜威儀設於殿帳座外向南東壁從東
第一架六物曰錦繖曰絳節曰寶盃曰珠幢曰五
明扇曰旌從東第二架六物曰絲拂曰旛曰鶴扇
二曰金鉞曰如意西壁從東第一架六物曰如意
曰玉斧曰鶴扇二曰旛曰絲拂西壁從東第二架
曰旌曰五明扇曰珠幢曰寶盃曰絳節曰錦繖東
南經兵火往往不復在蜀中多徙於天慶觀聖祖

殿今猶有存者

神霄以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為主其次曰蓬萊靈海
帝君西元大帝君東井大帝君西華大帝君清都
大帝君中黃大帝君又有左右僊伯東西臺吏二
十有二人繪於壁又有韓君丈人祀於側殿曰此
神霄帝君之尚賓也其說皆出於林靈素張虛白

劉棟

天禧中以王捷所作金寶牌賜天下至宣和末又以
方士劉知常所鍊金輪頒之天下神霄宮名曰神
霄寶輪知常言其法以水鍊之成金可鎮分野兵
饑之災時宣和七年秋也遣使押賜天下太常方
下奉安寶輪儀制而虜寇已渡矣

本朝康保裔真廟時爲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入寇戰
死祖志忠後唐明宗時討王都戰死父再遇太祖
時爲將討李筠戰死三世皆死國事

天聖初宋元憲公在場屋日夢魁天下故事四方舉
人集京師當入見而宋公姓名偶爲衆人之首禮
部奏舉人宋郊等公大惡之以爲夢徵止此矣然

其後卒爲大魁紹興初張子韶亦夢魁天下比省
試類榜坐位圖出其第一人則張九成也公殊快
快及庭試唱名亦冠多士與元憲事正同
王冀公自金陵召還不降詔止於茶藥合中賜御飛
白王欽若三字而中使口傳密旨冀公卽上道至
國門輔臣以下皆未知政和中蔡太師在錢塘一
日中使賜茶藥亦於合中得大玉環徑七寸色如
截肪京拜賜卽治行後二日詔至卽日起發一事
略相似然非二人者必無此事也

孫策傳張津常著絳帕頭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
幘頭也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爲失之東坡云絳
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其誤尤甚

貴臣有疾宣醫及物故勅葬本以爲恩然中使挾御
醫至凡藥必服其家不敢問蓋有爲醫所誤者勅
葬則喪家所費至傾竭貲貨其地又未必善也故
都下諺曰宣醫納命勅葬破家慶曆中始有詔已
降指揮勅葬而其家不願者聽之西人云姚麟勅
葬乃絕地故其家遂衰

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操時人謂之
范履霜

韓子蒼和錢遜叔詩云叩門忽送銅山句知是賦詩
人姓錢益唐詩人錢起賦詩以姓為韻有銅山許
鑄錢之句

撫州紫府觀真武殿像設有六丁六甲神而六丁皆
為女子像黃次山書殿榜曰感通之殿感通乃醴

泉觀舊名至和二年十一月賜名而像設亦醴泉舊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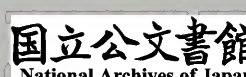
東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樂府詞最得意幕客李端

叔跋三百四十餘字叙述甚備欲刻石傳後為定

武盛事會謫去不果今乃不載集中至有立論排
詆以為非公作者識真之難如此哉

予在成都偶以事至犀浦過松林甚茂問馭卒此何
處荅曰師塔也益謂僧所葬之塔於是乃悟杜詩
黃師塔前江水東之句

南朝詞人謂文為筆故沈約傳云謝玄暉善為詩任
彦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
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



曰謝眺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
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
嚴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以倩
麻姑癢處抓亦襲南朝語爾往時諸晁謂詩爲詩
筆亦非也

東蒙蓋終南山峯名杜詩云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
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
皆長安也种明逸東蒙新居詩亦云登遍終南峯
東蒙最孤秀南士不知故注杜詩者妄引顓臾爲

東蒙主以爲魯地

紹興初程氏之學始盛言者排之至譏其幅巾大袖
胡康侯力辨其不然曰伊川衣冠未嘗與人異也
然張文潛元祐初贈趙景平主簿詩曰明道新墳
草已春遺風猶得見門人定知魯國衣冠異盡載
林宗折角巾則是自元祐初爲程學者幅巾已與
人異矣衣冠近古正儒者事譏者固非辨者亦未
然也

晁氏世居都下昭德坊其家以元祐黨人及元符上

書籍記不許入國門者數人川道其一也嘗於鄭
浴道中遇降羌作詩云沙場尺筆至羌渾玉陛俱
承雨露恩自笑百年家鳳闕一生腸斷國西門方
是時士大夫失職如此安得不兆亂乎
鄭介夫喜作詩多至數千篇謫英州遇赦得歸有句
云未言路上舟車費尚欠城中酒藥錢絕似王元
之也

元祐初蘇子由爲戶部侍郎建炎都水監本三司之
河渠案將作監本三司之修造案軍器監本三司
之胄案三司今戶部而三監乃屬工部請三監皆
兼隸戶部凡有所爲戶部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
之多寡而工部任其工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朝
廷從其言爲立法及紹聖中以爲害元豐官制罷
之建中靖國中或欲復從元祐已施行矣時豐相
之爲工部尚書獨特不可曰設如都水監塞河軍
器監造軍器而戶部以爲不可則已矣若以爲可
則併任其事可也今若戶部吝其費裁損之乃令
工部任河之決塞器之利鈍爲工部者不亦難乎

議遂寢相之本主元祐政事者然其言公正不阿
如此可謂賢矣

徽宗嘗乘輕舟泛曲江有宮嬪持寶扇乞書者上攬
筆亟作草書一聯云清蓮參法駕沙鳥犯鈎陳俄
復取筆塗去犯鈎陳三字曰此非佳語此聯實李
商隱陳宮詩亦不祥也李耕道云

東坡在黃州時作西捷詩曰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
天開八尺龍露布朝馳玉關塞捷烽夜到甘泉宮
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見談笑無西戎放臣不見天

顏喜但覺草木皆春容一丈佛者王中正也以此
詩爲非東坡作耶氣格如此孰能辨之以爲果東
坡作耶此老豈譽王中正者蓋刺之也以三百篇
言之君子偕老是矣

南朝謂北人曰傖父或謂之虜父南齊王洪軌上谷
人事高帝爲青冀二州刺史勵清節州人呼爲虜
父使君今蜀人謂中原人爲虜子東坡詩久容厭
虜饌是也因目北人仕蜀者爲虜官臯子止爲二
榮守民有訟資官縣尉者曰縣尉虜官不通民情

子止爲窮治之果負寃民既得直拜謝而去子止笑諭之曰我亦虜官也汝勿謂虜官不通民情聞者皆笑

紹興末予見陳魯公留飯未食而楊郡王存中來白兩事魯公留予便坐而見之存中方不爲朝論所與予年少意亦輕之趨幕後聽其言會魯公與之言及邊事存中曰士大夫多謂當列兵淮北爲守淮計即可守因圖進取中原萬一不能支卽守大江未晚此說非也士惟氣全乃能堅守若俟其敗北

則士氣已喪非特不可守淮亦不能守江矣今據大江之險以老彼師則有可勝之理若我師克捷士氣已倍彼奔潰不暇然後徐進而北則中原有可取之理然曲折尚多兵豈易言哉予不覺太息曰老將要所長然退以語朝士多不解也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誦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南遷二友予讀宋白尚書玉津雜詩有云坐卧將何物陶詩與柳文則前人益有與公暗合者矣

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能生者惟西京富鄭公園中

一株挺然獨立高四丈圍三尺餘花大如盃旁無所附宣和初景華苑成移植於芳林殿前畫圖進

御

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織文及纈帛有遍地桃冠有金桃香有佩香曲有賽兒而道流爲公卿受錄議者謂桃者迹也佩香者背鄉也賽者塞也錄者戮也蔡東書神霄玉清萬壽宮及玉皇殿之類玉字旁一點筆勢險急有道士觀之曰此點乃金筆而鋒芒侵王豈吾教之福哉侍晨李德柔勝之親聞

其言嘗以語先君又林靈素詆釋教謂之金狄亂華當時金狄之語雖詔令及士大夫章奏碑版亦多用之或以爲靈素前知金賊之禍故欲廢釋氏以厭之其實亦妖言耳

近世士大夫多不練故事或爲之語曰上若問學校法制當對曰有劉士禛在問典禮因章當對曰有齊聞韶在士禛聞韶蓋國子監太常寺老吏也史院吏有竊議史官者曰史官筆削有定本箇箇一樣或問何也曰將吏人編出日曆中臣僚上言字

塗去上字其後奉聖旨依字亦塗去而從旁注從
之二字卽一日筆削了矣

政和後道士有賜玉方符者其次則金方符長七寸
闊四寸面爲符背鑄御書曰賜某人奉以行教有
違天律罪不汝貸結於當心每齋醮則服之會稽
天寧萬壽觀有老道士盧浩真者嘗被金符之賜
予少時親見之

世傳唐呂府君勅葬碑呂名惠恭僧大濟之父大濟
代宗時內道場僧也官至殿中監故惠恭贈官爲
兗州刺史而官爲營葬宣和中會稽天寧觀道士
張若水官爲藻珠殿校籍贈其父爲朝奉大夫母
封宜人嘗見其母贈告云嘉其教子之勤寵以宜
家之號詩人林子來亦有贈道官萬大夫焚黃詩
然二人者品秩猶未高若林靈素以待晨恩數視
執政則贈官必及三代矣大抵當時道流濫恩不
不可勝載中更喪亂史皆不得書此偶因事見之
耳

北都有魏博節度傳使田緒遺愛碑張弘靖書何進

涵德政碑柳公權書皆石刻之傑也政和中梁左丞子美為尹皆毀之以其石刻新頒五禮新儀

近世名士李泰發光一字泰定晁以道說一字伯以

潘義榮東一字子賤張全真守一字子固周子充

必一字洪道芮國器一字仲蒙林黃中栗一字

寬夫朱元晦熹一字仲晦人稱之多以舊字其作

文題名之類必從後字後世殆以為疑矣

王荆公熙寧初召還翰苑初侍經筵之日講禮記魯

參易箴一節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牀第之

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至於垂死之際姑息者且

止之辭也天下之害未有不由於且止者也此說

不見於文字予得之於從伯父彥遠切如為問

長安凡如何不相離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字

入聲至今猶然不獨樂天老杜云恰似春風相

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亦從入聲讀乃不失律俗

南人入京師效此語過相聲輒讀其勢曰大斷

石學庵筆記卷第九終

浴時設浴具及澡豆之屬於池上，乃盡屏人，躍入池中，遊泳率移時而出，人莫得窺。然但謂其性喜浴於池耳。一日，戩獨寢堂中，有盜入其室，忽見床上乃一蝦蟆，大可一床，兩目如金，光彩射人。盜爲之驚仆，而蝦蟆已復變爲人，乃戩也。起坐握劍，問曰：汝爲何人？盜以實對。戩擲一銀香毬與之，曰：念汝迫貧，以此賜汝，勿爲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拜而出。後以宅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廟諱同音，署字常恕，反樹字殊遇，反然皆諱避，則以爲一字也。此史杜弼傳，齊神武相魏時，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字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則署與樹音不同。當時雖武人亦知之，而今學士大夫乃不能辨。方嘉祐治平之間，朝士如宋次道、蘇子容輩皆精於字學，亦不以爲言，何也。

東坡素知李薦方叔方叔赴省試，東坡知舉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數十字，且語黃魯直曰：是必吾李也。及折號，則章持致平而薦乃見黜，故東坡出谷。

皆有詩在集中初薦試罷歸語人曰蘇公知舉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後及後黜薦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內翰知舉不及第它日尚奚望遂閉門睡至夕不出發壁視之自縊死矣薦果終身不第以死亦可哀也

楊文公云豈期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世以其年四十八故稱其用生桑之夢為切當不知遊岱之魂出河東記常齊休事亦全句也

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亦有明教經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贅其後燒必乳香食必紅蕈故二物皆翔貴至有士人宗子輩眾中自言今日赴明教齋予嘗詰之此魔也奈何與之遊則對曰不然男女無別者為魔男女不親授者為明教明教遇婦人所作食則不食然嘗得所謂明教經觀之誕謾無可取真俚俗習妖妄者所為耳又或指名族士大夫家曰此亦明教也不知信否偶讀徐侍稽神錄云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則明教亦久矣

老學庵筆記 卷之十一 三
菱菱也。今人謂卷荷為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而亭
亭植立，故謂之伎荷。或作菱，非是。白樂天池上早
秋詩云：荷菱綠參差，新收水蒲池。乃是言荷及菱
二物耳。

秦太師作相時，衣青道衣，謂之太師青。出入乘椽頂
轎子，謂之太師轎子。秦太師作相時，裹頭巾當面
偶作一摺，謂之太師錯摺。椽第中窻上下及中一
二眼，作方眼，餘作踈櫺，謂之太師窻。

張魏公有重望，建炎以來，置左右相多矣。而天下獨
目魏公為張右相，丞相帶都督亦數人，而天下獨
目魏公為張都督。雖夷狄亦然。然魏公隆興中再
入，亦止於右相領都，乃知有定數也。

東坡絕句云：梨花澹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
悵東闌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紹興中予在福
州，見何晉之，大著自言嘗從張文潛遊，每見文潛
哦此詩，以為不可及。余按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
花一堆雪，明年誰此凭闌干。東坡固非竊牧之詩
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潛愛之深也。豈別

有所謂乎聊記之以俟識者

今又謂後三日爲外後日意其俗語耳偶讀唐逸史裴老傳乃有此語裴大曆中人也則此謂亦久矣嚴州建德縣有崇勝院藏天聖五年內降劄子設道場云皇太后賜銀三十兩皇太妃施錢二十貫皇后施錢十貫朱淑儀施錢五貫有仁廟飛白御書今皆存蓋院有僧嘗際真廟召見賜衣及香燭故也猶可想見祖宗恭儉之盛予在近初不聞迫代歸始知之不及刻石至今爲恨

徐敦立侍郎頗好譎紹興末嘗爲予言柳子厚非國語之作正由平日法國語爲文章看得熟故多見其疵病此俗所謂沒前程者也予曰東坡公在嶺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詩篇至以爲小人無忌憚者豈亦由朝夕紬繹耶恐是非國語之報敦立爲之抵掌絕倒

秦攸初以淮康節領相印徽宗賜曲宴因語之曰相公公相子蓋是時京爲太師號公相攸卽對曰人

主主人翁其善爲諧給如此

白樂天云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晏元憲云綠樹

新蟬第一聲王荆公云去年今日青松路憶似聞

蟬第一聲三用而愈工信詩之無窮也

蘇子容詩云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蘇

子詩云明目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蓋昔

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張天覺自小鳳

拜右揆有旨下閣門令平讀遂爲故事

蔡元長當國時士大夫問執革往往畫一人戴革而

祭輒指之曰此蔡字也必由其門而進及童貫用

事又有畫地上奏樂者曰土上有音童字也其言

亦往往有驗及二人者廢則亦無復占得此卦紹

興中秦會之專國柄又多畫三人各持禾一束則

又指之曰秦字也其言亦頗驗及秦氏旣廢亦無

復占得此卦矣若以爲妄則紹興中如黑象輩畜

書數百冊對人檢之予親見其有三人持禾者在

其間亦未易測也

祖宗時有知樞密院及同知簽署之類治平後避諱

老學庵筆記 卷之十一
改曰簽書政和以後宦者用事輒改內侍省都都
知曰知內侍省事都知曰同知內侍省事押班曰
簽書內侍省事蓋僭視密院也建炎中始復舊近
有道士之行天心法者自結銜曰知天樞院事亦
有稱同知簽書者又可一笑也

考工記弓人注云臚亦黏也音職今婦人髮有時爲
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臚正當用此字

司馬侍郎杜陷虜後妾生一子于燕名之曰通國實
取蘇武胡婦所生子之名名之而國史不書其家

亦諱之

太祖開國雖追尊僖祖以下四廟然惟宣祖昭憲皇
后爲大忌忌前一日不坐則太祖初不以僖祖爲
始祖可知真宗初罷宣祖大忌祥符中下詔復之
然未嘗議及僖祖則真宗亦不以僖祖爲始祖可
知今乃獨尊僖祖使宋有天下二百四十餘年太
祖尚不正東向之位恐禮宮不當久置不議也

興國中靈州貢馬足各有二距其後靈州陷于西戎
宣和中燕山府貢馬亦然而北虜之禍遂作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

木宋時史官張洎等撰太祖史凡太宗聖諭及史官采摭之事分爲朱墨書以別之此國史有朱墨本之始也元祐紹聖皆嘗修神宗實錄紹聖所修旣成焚元祐舊本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久之內侍梁師成家乃有朱墨本以墨書元祐所修朱書紹

聖所修稍稍傳於士大夫家紹興初趙相禹提舉再撰又或以雌黃書之目爲黃本然世罕傳

先太傅慶曆中賜紫章服赴閣門拜賜乃塗金魚袋也豈官品有等差歟

史丞相言南廟嘗臨蘭亭賜壽皇於建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來看益兩宮篤學如此世傳智未寫千文八百本於此可信矣

晉人避其君名猶不避嫌名康帝名岳鄧岳改名嶽唐初不避二名太宗時猶有民部李世勣虞世南

皆不避也。至高宗即位始改爲戶部。世南已卒。世勛去世字。惟名勛。或者尚如古卒哭乃諱歟。
唐王建牡丹詩云。可憐零落蕊。收取作香燒。雖工而格卑。東坡用其意云。未忍汙泥沙。半酥煎落蕊。超然不同矣。

張繼楓橋夜泊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鍾聲到客船。歐陽公嘲之云。句則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鍾時。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半夜鍾。皆非也。按于鄴寒中卽事詩云。遠鍾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

秋夜宿會稽嚴維宅詩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鍾。此豈亦蘇州詩耶。恐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鍾也。京都街鼓今尚廢。後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况僧寺夜半鍾乎。

宋文安公自禁庭謫鄜時詩云。九月一日奉急宣。連忙趨至閣門前。忽爲典午知何罪。謫向鄜州更憮然。益當時謫黜者。召至閣門受命乃行也。

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燈盞詩。今漢嘉有之。盞夾燈盞也。一端作小窾。注清冷水於其中。每夕一易之。

尋常盞爲火所灼而燥故速乾此獨不然其省油
幾半郡公濟牧漢嘉時數以遺中朝士大夫按文
安亦嘗爲玉津令則漢嘉出此物幾三百年矣
祥符中有布衣林虎上書真廟曰此人姓林名虎必
尚怪者也罷遣之宣和中有林虎者賜對徽宗亦
異之賜名於虎上加竹然字書初無此字乃自稱
塤箎之箎而書名不敢增但箎云

吳中卑薄斲地二三尺輒見水予頃在南鄭見一軍
校火山軍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鋤耬所及
烈焰應手涌出故以火山名軍尤爲異也

楚語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治之不
疾也猶自謂未又荆公嘗摘取睿廣二字入表語
中蔡東爲翰林學士議神宗諡因力主睿廣二字
而忘其出楚語也范彞更折之曰此楚語所載先
帝言必稱堯舜今乃捨六經而以楚語爲尊號可
乎東遂屈韓丞相師朴亦云睿廣但可作僧法名
耳時亦以爲名言

今人謂具州爲甘陵吉州爲廬陵常州爲毗陵峽州

為夷陵皆自其地名也。惟嚴州有嚴光釣瀨名嚴
陵瀨。嚴陵乃其姓字瀨是釣處。若謂之嚴瀨尚可
今俗乃謂之謂陵殊可笑也。

唐質肅公參禪得法於浮山。遠禪師嘗作贈僧詩云
今日是重陽。勞師訪野堂。相逢又無語。籬下菊花

黃

今人謂娶婦為索婦。古語也。孫權欲為子索關羽女
索術欲為子索呂布女。皆見三國志。

元豐間有俞充者。諂事中官王中正。中正每極口稱
之一日充死。中正輒侍神廟。言充非獨吏事過人
遠甚參禪。亦超然悟。今談笑而終。略無疾。急上亦
稱歎。以與中官李焯舉焯素敢言。對曰。以臣觀
之。止是猝死耳。人重其直。

古所謂路寢。猶今言正廳也。故諸侯將薨。必遷於路
寢。不死於婦人之手。非惟不瀆。亦以絕婦寺矯命
之禍也。近世乃謂死死於堂。與為終於正寢。誤矣。
前輩墓誌之類。數數有之。皆非也。黃魯直詩云。公
虛采蘋宮。行樂在小寢。按魯僖公薨于小寢。杜預

謂小寢夫人寢也。魯直亦習於近世，謂堂為正寢，故以小寢為妾媵所居耳。不然，既云虛采蘋官，又云在小寢，何耶？

王黼作相，其子開平作特制，造朝財十四歲，都人目為胡孫待制。

晉人所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貲以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韓文公借以作釀詩云：有賣直欲傾家貲。王平父謝先大父贈釀詩亦云：傾家何計效韓公，皆得晉人本意。至朱行中舍人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誰能散橐金。用家釀對橐金，非也。

錢勰字穆，范祖禹字淳，皆一字交友，以其難呼，故增父字，非其本也。

錢穆父風姿甚美，有九子，都下九子母祠作一巾紵，美丈夫坐於西偏，俗以為九子母之夫，故都下謂穆父為九子母夫。東坡贈詩云：九子美君門戶壯，益戲之也。

保壽禪師作臨濟塔銘云：師受黃檗印，可尋抵河北。

鎮州城東臨滹沱河側小院住持名臨濟其後墨

君和太尉於城中捨宅爲寺亦以臨濟爲名墨君和名

見唐書及五代史其事甚詳近見呂元直丞相燕魏錄載

真定安業坊臨濟院乃昭憲皇太后故宅按保壽

與臨濟乃師弟子不應有誤豈所謂臨濟院者又

嘗遷徒耶

謝任伯參政在西掖草萊太師謫散官制大爲士大

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

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耕鋤略盡其語出於張文潛

論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

變壞無餘也

呂進伯作考古圖云古彈棋局狀如香爐蓋謂其中

隆起也李義山詩云玉作彈棋局中心亦不平今

人多不能解以進伯之說觀之則粗可見然恨其

藝之不傳也魏文帝善彈棋不復用指第以手巾

角拂之有客自謂絕藝及召見但低首以葛巾角

拂之文帝不能及也此說今尤不可解矣大名龍

興寺佛殿有魏宮玉石彈棋局上有黃初中刻字

政和中取入禁中

昭德諸是謂壻爲借倩之倩云近世方訛爲倩盼之倩予幼小不能叩所出至今悔之

紹聖元符之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卽叱之曰聞汝不職本欲按汝何以不亟去尚敢來見我耶從一皇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荅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

初益誤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蔡太師父準葬臨平山山爲馳形術家謂馳負重則行故作塔於馳峯而其墓以錢塘江爲水越之秦望山爲案可謂雄矣然富貴旣極一旦喪敗幾於覆族至今不能振俗師之不可信如此

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爲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魯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

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爲吳越丞相父璨爲
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
嘗陷賊爲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
頗詳孫使客在任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繆妄
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
者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爲襲美雪謗於泉
下
鄒忠公夢徽廟賜以筆作詩記之未幾疾不起說者
謂筆與畢同音益杜牧夢改名畢之類

唐小說載李紆侍郎罵負販者云頭錢價奴兵頭錢
猶言一錢也故都俗語云千錢精神頭錢賣亦此
意云

楊朴處士詩云數箇胡皴徹骨乾一壺村酒膠去聲牙
酸南楚新聞亦云一椽瓊想數十皴盤中猶自有
紅鱗不知皴何物疑是餅餌之屬

自樂天寄裴晉公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
蔡州時王禹玉送文太師詩云精神如破貝州時
用白語而加工信乎善用事也

卷之五 十五

三三三
三三三

自來天香藥言公精一何似

珠璣不味麝香

湖南製鍊聞亦云一熟身以

然林處士信云煉苗何

意云

餘言一途出於

自來天香藥言公精一何似

